

專題企劃

詩人的父親

楊水盛與東益印書館點滴

■賴秀美

10月下旬，即將辭卸中研院文哲所所長職務，並將於年底赴美的詩人楊牧，回到東華大學，以少見的幽默親和語調，為東華的同學剖析自己的創作，他透露半年來推卻了近20場演講，東華文學院這一場，卻是他主動「要」來的。未了，更感性地提起因病逝世的前英美語系系主任吳潛誠。

楊牧帶來的題目〈抽象與疏離〉，意欲向他創設的文學院學生們闡衍他對於創作的思索與實踐，或有武學大家傳授心法給小徒弟的意思。

故居

演說前一個半月，原來在光復街上的「舊書鋪子」移到了舊鐵道徒步區那個，頗有形成假日藝術市集態勢的五叉路口，節約街8號。節約街8號，原來是「東益印刷廠」。

順著鐵道徒步區往下走，穿越原來是大排水溝的自由街，斜裡岔出去，去到以料理曼波魚出名的三國一餐廳旁的路口，是昔日花蓮市另一條大排水溝。從這裡順流而下，流流流，流到從前叫福安的區域，你仔細著那幾條與和平路垂直相交的細小街道，上海……成功……福建……哦！就在福建街與和平路交口的花店旁，看到了嗎？——臨海堂，這是文學家駱香林的故居；由這裡再往回溯，廣…東……福…建……南京！這裡左轉。91號。

南京街91號，是東益印刷廠老老闆的舊居。老老闆叫楊水盛，是詩人楊牧的父親。這屋子，現早已換了主人，我們從高牆望進去，白色木板屋身頂著黑瓦，仍是一幢優雅的日式老宅。這是楊牧文學自傳「奇萊三書」之第一部《山風海雨》的第一個場景所在。

太陽應當才從海面升起不久，正在小城的東方向高處攀爬；
海面必定也湧著千萬種波光，

我記得那些波光，似乎很遙遠，又好像很近。
平常的夜裡我時常聽見低低的持續湧動的水聲，我問那是什麼；
母親說：「那是大海，太平洋。」
那大海自然是很近的。太陽兀自從海面升起，
穿過窗格子便照在清潔的地板上，
屋裡漂浮著一種釋氣的清香。——《山風海雨》，〈戰火在天外燃燒〉，1987

幾年前，當楊牧在花蓮市的巷弄中「迷路」，無意中闖進記憶中兒時戲耍的區域時，曾驚訝於屋況的維持不差，花蓮文化中心主任黃涵穎也曾向屋主探詢，思考過此地作為「楊牧文學館」的可能。屋主無意配合，「文學館」之議也就逐漸為人淡忘。

就「故居」的意義而言，楊牧的故居已經遠去；而他的父親所開創的印刷事業，還遺留些許殘跡在「舊書鋪子」，當我們在那裡翻閱到詩人的《花季》——1本素樸典雅的集子，竟是由詩人父親的印刷廠出品的——不免便對詩人的父親好奇了起來。

在那個年代，後山荒僻的小城裡，是怎樣的父親，會為孩子印詩集？享壽 88 的老先生，過的是怎樣的人生？在老先生逝世之後一年，我們被挑引出的興趣，由於老先生故舊多半辭世或遠居外地，無法得到充分的滿足，僅能就一些蛛絲馬跡，顛巍巍地勾勒老先生的形象；更大比例的回溯，恐怕還是在那個湮遠的年代裡，一個畫家生命中的點滴記憶，這記憶，牽引我們從一個更趣味的角度，窺探詩人家庭的生活點滴，如此說來，或許要惹得詩人不悅。這算不算是一種八卦心理呢？

東移

1933，駱香林遷居花蓮的那一年，一個 17 歲的少年與他的么弟費盡千辛萬苦地，也從南濱上了岸。少年在後來做了花蓮縣議會第 2 屆副議長的梁阿標的印刷工廠裡當製本（裁紙、裝釘類）學徒，么弟則走木器工藝的路線。

兩兄弟安頓之後，他們的大哥、二哥隨之而來。大哥身體較差，在水上開墾一畦菜園；少年離開梁阿標的店，與二哥協力申請到印刷廠執照，開了東益印書館。這是 1936 年的事。少年 20 歲，有了自己的印刷廠。

「在那個時代到花蓮好似現在移民巴西一般遙遠，也許還要齋戒沐浴拜完祖先之後，才背著包袱在父母親的淚眼下出門。」70 年後，畫家楊維中，少年的第 3

個孩子用了這樣一個誇張的類比與想像來形容上一代的經驗。從花蓮耆宿駱香林的文字以及後來詩人對於少年迎接母親抵花的描述來看，這個類比並不誇張。

從來輪船之下錨。或於北濱。或於南濱。一年之中。惟七八月之波較平。餘皆高如山嶽。有北濱，不能下錨，移於南濱，南濱亦不能下錨，則駛於蘇澳，凡數往返，始獲上岸者，一年猶數度也。（駱香林，〈東台遊記〉《駱香林全集》，花蓮縣文獻委員會，1980）

而少年的經驗是這樣的：四兄弟在後山安定下來。他們的母親從西海岸來看他們。到了預定的船期，四兄弟全到海邊去等候。船漸漸駛近，他們看到母親船舷上的身影，興奮地揮手，母親也向他們揮手。突然之間，想是因為風浪過大，接駁有困難的關係，船突然放棄了停靠計畫，原地折返了。四兄弟眼睜睜地看著母親又被船載走，難過地在海灘上流淚哭泣。

在海濱上流淚的那天過後不久，他們終於成功地將母親接到花蓮來。……（《楊牧》，張惠菁，聯合文學，2001）

創業期間，少年結識了台北來的小姐王寶秀，他寫了許多的情書給她，兩人就這麼相戀、結婚。1940年，長子出生，取名靖獻，為傳母親叔父一支的香火，姓王。王靖獻即詩人楊牧。

楊水盛 17 歲與兄弟自桃園遷來，最早是住在「水上」——一個十分浪漫的地名，源於此地易於淹水，「水上」即今之延平街一帶。楊牧也許對水上還有印象，小他 7 歲的楊維中則感覺十分邈遠，因為他 3、4 歲時，就到了福安 135 號，也就是「南京街 91 號」。

楊水盛與二哥經營的印刷廠先在中正路與博愛街口，後來搬到中山路 256 號，將工廠原址讓給經營木器行的么弟，節約街 8 號則是么弟囤放木材的地方。1958 年全家遷到印刷廠隔壁（252 號），幾年後二哥過世，楊水盛向二嫂買下印刷廠股份，廠房遷到節約街 8 號，一家人曾回福安住了 10 個月，再把住居併到節約街。福安老宅出售予人，至今已三易其手，屋舍除了外觀仍保留日式風貌，庭院樹影及室內格局陳設逕隨歲月人事變遷，兀自漂浮在詩人的記憶與想像裡。

詩人的房間

被兄弟姐妹公認為記性最好的楊維中，對於南京街 91 號的記憶有生動的描述：

「5 個房間，4 大 1 小，每個房間都是榻榻米。白天紙門隔間打開後四通八達，室內跑跳，

不嫌太小，榻榻米上玩完就直接衝向庭院，打著赤腳像小狗一樣繞著房子奔跑。福安的日式房子很大，庭院也大，無處不可玩。」

楊維中的堂兄楊備欽記得，有一回大地震，地裂開了，院子裡的鵝卵石魚池也破了，水魚流瀉滿地，他與楊維中樂不可支地在池中地上胡亂撈魚，當然是遭了大人一頓罵，然而也連續吃了幾天的魚。

當這些小毛頭還在四處跑跳的時候，楊牧已經開始寫起詩來。「4大1小」那個「小」的有6個榻榻米大的房間於入門左側，是楊牧專屬的。

我知道有大哥的時候，他就在那個房間。

我還是小學生的時候，常獨自溜進大哥的房間，因為他牆上有一幅印刷的瓶花靜物油畫，我很喜歡，後來回想起來應該是法國印象派畫家雷諾的作品；大哥也愛畫畫，印象最深刻的是他高中時畫的一幅炭筆素描「蘇格拉底」，以圖釘釘在衣被櫥的淡花紋紙門上，紙門面向玻璃窗，坐在窗台上看蘇格拉底的矮鼻樑，光線充足，使我希望長大也能用「炭筆」畫畫。房間書桌前也掛了一幅溥心畬的山水畫，是父親在花蓮中山堂溥心畬畫展時買的，畫中蒼松樹下古人翹首觀瀑，我記得畫家只用一筆就讓畫中騷人鬚子指向瀑布，看起來很驕傲，也很清涼。

當時在花蓮中學，高楊牧2屆的陳錦標經常出入那個書房。2人非常熱心地投入《東台日報》的副刊園地，「海鷗詩社」的大量詩作每週由楊牧編輯校對發表在報刊上。楊牧離家上大學之後，陳錦標創了《海鷗詩刊》，以裝釘為主要業務的「東益印書館」，還承印了幾期。

10歲左右，常見郵差送來許多信，大約是稿件，因為貼的都是2毛錢郵票，大哥放學回來，拿了信件就往他書房間鑽，原來他的書房曾經幾乎是「海鷗詩社」的據點，收、讀、整理詩稿就是他課外最重要的工作了，那個詩刊刊頭上真的有一隻展翼飛翔的白色海鷗。

楊維中最後下了個結論：「長大以後才覺得他那個房間真好，有那麼好的臥室、書房，當然要寫詩。」

1960年，楊牧就讀東海大學，詩人20歲，有了自己的第1本詩集——《水之湄》。《水之湄》仍由遠在中央山脈彼側的父親印製，封面還是雕塑家楊英風設計的，當時印刷封面的色版，一直保存在「東益印書館」，直到一次颱風來襲，如今這本詩集也佚失了；3年後，詩人畢業前夕，父親又為他印了第2本詩集《花季》。

楊水盛確實不同於其他的父親，他與么弟楊阿和曾同上駱香林開設的私塾，張惠菁在 2002 年出版的《楊牧》中，轉述楊牧提到的叔叔「一個文氣十足，老愛端出『孔夫子』來教訓人的木匠師父」，叔叔的兒子楊備欽覺得，楊水盛對於孩子教育的重視，遠甚於自己的父親。

小楊牧 2 歲，楊水盛的長女楊璞回憶：「我們的注音符號都是爸爸親自教的。」

印刷廠

國小四年級以前，楊維中的活動場域，便是福安那空闊的庭院、主屋裡 4 間房連成的大遊戲場，以及偶而偷溜進去的楊牧的書房。此外，他還很熟悉節約街上六叔囤放木材的日式小木屋，因為父親與六叔感情非常之好，從小，日式小木屋旁的空地（現在印刷廠的位置）就是他與堂兄弟「廝混」的地方。

以後，住宅遷至中山路印刷廠隔壁，小孩的記憶就跟印刷廠裡許多的活兒串聯起來了。

比方說手搖「打孔機」就很妙，打出來的孔可以穿細黑繩而成師院美麗高雅的作業簿，又如腳踏的「打針機」（檯面上有一排如大頭針用以壓出虛線以利撕裂紙張的機器），放上一小疊紙張，用力踩下，就成了中美戲院的「戲票」，撕來平整俐落；我也喜歡製作信封的斬刀，造型奇特，兩隻一對，一左一右，切過的紙張褶疊而成警察局的公文封……。裁紙機修切下簿冊邊紙是我們的最愛，可編織、可演戲當鬚鬚遊玩，更是最好的畫紙。

寒暑假中工廠比較忙的部份是製作花蓮師專（師院）的全校學生作業簿，手工打孔、穿繩、打結的灰色封面墨綠書背作業簿看起來非常舒服。穿繩打結最費工夫，我們全家大小都會參與其事。

小楊維中 3 歲的楊維邦，今年才從交大資科系系主任及圖書館館長二職被借調到東華大學，擔任資訊管理學系系主任。舊書鋪子開幕當天，他特地來到，擺放在鋪子尾端那部裁紙機，他是極為熟悉的，如同楊維中所說，印刷廠的工作，小時候都幫過忙。

楊維邦底下還有妹妹楊瑛美、弟弟楊維適，一是東海大學外文系講師，一是費城天普大學數學系教授。老老闆楊水盛靠著印刷的工作，培養出一家子的文學家、藝術家及學者，除了顯而易見的他對子女教育的重視，更難能可貴的是，他給子女完全自由的空間，讓個人尋覓自己的人生道路。

節約街 8 號的天花板

1963 年，楊牧先把「除了畫畫，就不知道自己能做什麼」的弟弟楊維中送到淡江中學，然後赴美求學，一去 8 年，從愛荷華、柏克萊，到西雅圖，回國時，已是一名年輕的學者。楊牧在美期間，楊維中完成 6 年的中學學業，以及後來連續 6 年的大學重考紀錄，這時，他的弟妹們一個個都在求學階段，經濟負擔不可謂不重。楊水盛一年一年地，把補習費往淡水送，楊維中則繼續執著地畫畫、參展。

那些重考再考的日子裡，父親一直支持我，他大約也看得出我不願放棄至愛的繪事。這段隻身遊於台北、北投、淡水的波希米亞式生活，我致力於參加各種畫展，以參展來考驗、肯定自己的繪畫能力。可能父親也認同這種辦法，他一語不發地印刷、裁紙、裝釘……

1973 年，26 歲的楊維中贏得美國西雅圖 Moldrem 畫廊的首次個展覽邀約。同年，楊維中到西柯尼西藝術學校研習一年，並至華盛頓大學旁聽 Michael Dailey 教授的課。

源於 Michael Dailey 的推薦，楊維中回國後到了淡江中學教美術。這時印刷廠已遷至節約街 8 號。

到舊書鋪子閒晃的朋友，不難注意到鋪子的屋頂結構是外露的，樸拙的檜木樑架，在復古風流行的現在，對於年輕朋友甚具吸引力，也特別能展現歲月的痕跡。花蓮許多日式房子改建的餐廳，都是如此，像是斜對角的春田咖啡館、新進開張的奇業檜木館……。酷嗜時光老舊風味的鋪子掌櫃張學仁，在整理印刷廠時，便主張將天花板移去；其實，這原本不在，加上、復移去的天花板是有它的故事的。

楊牧留美期間，有一年，他在柏克萊的恩師陳世驤教授來台，人在台北，卻對得意門生楊牧的家鄉花蓮十分感興趣。陳世驤是三〇年代北大著名的才子。「那時美國離台灣很遠，回來一趟不是那麼容易，我就沒跟他回來。」楊牧說。

路途遙遙，兒子沒能回來。爲了迎接陳世驤，楊水盛特地將節約街 8 號的天花板做起來，並帶著長女楊璞四處吃館子考察各家風味、研究接待遊覽的路線行程。「他對孩子的老師十分尊敬。」楊璞說。

畫家嘗試接棒

1972 年，當 32 歲，已於西雅圖華盛頓大學任教的楊牧回到花蓮，楊水盛已 58

歲，他的子女個個在藝術、學術領域優遊自得，印刷事業無人繼承。6年後的夏天，自認為「最適人選」的楊維中與妻子雙雙辭去淡江中學的美術與音樂教職，帶著5歲的長子楊常陵回到節約街8號，開始了印刷廠的接棒工作。這個接棒工作，楊維中嘗試了2年，2年之中，楊維中說，比較有意義的就是花蓮縣立圖書館那個媒體稱為「20年來少見」的畫展，以及次子常青的出生。楊常青的嬰兒期，許多清晨乍醒，便是坐在楊維中左腿上，看爸爸作畫。

15歲便不畏艱難赴淡水習畫的楊維中，之所以願意回鄉接棒，完全是為一圓老父的心願，這段執掌印刷廠的經歷，對他而言必然是辛苦的，不過他還是不改一貫的調皮本色，自娛地說：「從小讓孩子看我畫畫，他們才不會拿畫用亞麻仁油來當飲料喝哩！」如今他的兩個兒子都在巴黎藝術學院求學習畫，老大楊常陵已於今年5月取得文憑。而關於那個30年前的「花蓮五人畫展」中之主角，吳展進、黃秀玉夫婦及潘小雪3人目前任教於花師美教系，賴進坤是私立中華工商校長，楊維中興味濃厚地說：「最近計劃連絡四畫友再來一次！」

故人舊事之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從就讀淡江中學到任教淡江中學，每逢過年、暑假，楊維中都會帶著畫具返鄉，而最常前往寫生的地點即是近幾年由潘小雪老師組織的花蓮文化環境創造協會「發掘」、「鼓動」、「催生」的閒置空間「松園」。楊維中不無得意地宣稱：「當時鮮少人知道有那麼一個既寧靜又美麗的好地方哩！」

無論如何，楊維中大約終究不是做生意的料，同時想當然爾，畫家如何能輕易擲下畫筆，融入繁瑣枯澀的鄉居雜務？楊水盛20歲時開創的印刷事業，最後由姪子接了過去，直到楊維中舊識——年輕的舊書鋪子掌櫃張學仁，在今年5月的《東海岸評論》上，與他相遇，「東益印刷廠」走入歷史。於今看來處處浮佈著歲月痕跡的老廠房，於是有了新的面貌，得供所有懷舊、愛書的朋友，親近聆聽。

神貌與台灣文學作家賴和有幾分神似的楊水盛，自17歲東渡，與兄弟共同在後山打拼，以印刷事業培育出一門在人文、科學領域中皆卓然有成的子女。這是一個平凡的人物，不平凡的父親。

給我親愛的孩子們

楊水盛是典型的處女座，字寫得漂亮，做事十分用功，「製本」師傅出身的楊水盛，在次子楊維中的印象中「對裝釘工作最為考究，從小看他手工製作帳冊，從裱被精裝封面、印製金粉文字（燙金技法當時還未被廣泛使用），直到完成，一絲不苟」，此外，即連收報紙這樣的小事也給楊璞極深的印象：「必定收摺得平平整整，連工人也被感染馴化。」

晚年，楊水盛早早即備妥遺書。書寫著「給親愛的孩子們」的信封，在楊璞回家探視時，三不五時會被打開來，父親請她斟酌內容，不厭其煩地一再修改，原本漂亮的字跡，愈修愈見顫抖的痕跡。此外，最令人感動的，真的還是他給子女那份自由選擇的開闊心胸。

我高二那年暑假回花蓮，照例與弟妹們興高采烈地話談淡水住校生活趣事，也談了許多教會學校特有的宗教作息方式。中餐過後，父親在躺椅上休息，叫住正走過他身邊的我：「維中啊！你聽一聽道理也罷，可不要洗禮啊！」「我已經受過洗了……」我站在他身邊，只見他不發一語，回頭繼續看他手上的頭條新聞，大約站了57秒或更久，我才輕輕地移動雙腳，躡足離去，心中歉意油然而生。

我想，父親比較擔心的大約是香火繼承的問題吧？！之後，父親也從不再提起這件事。我的太太是牧師的女兒，兩個兒子都叫牧師「外公」，全家4人都是基督教長老教會設立的淡江中學校友，維邦與弟媳千鈴也都是基督徒，年初一清晨祭祖，主祭老爹開朗地這麼宣佈：『沒有拿香的人，行禮就好！』一大半人努力行禮。父親的開明我們永記在心中，他給子女很大的方便。

年輕時十分嚴肅的楊水盛，到了晚年益發慈和，如同楊牧給人的印象。這個楊璞形容「同學總會在門口探頭探腦，一望見他的身影則趕緊退縮回去」的印刷廠老闆，到了晚年與妻子相依為命，對於病中愛妻萬般呵護，照顧得無微不至。「他也很關心我們，總是主動跟我閒話家常，而且對我的『管制』非常配合。」曾經負責照顧楊水盛夫婦的美麗阿姨說，楊水盛喜歡喝啤酒及小米酒，每當他想多啜幾口小米酒，一定向美麗央求報備。

頻繁往返花蓮、台中，為父母親打點一切的長女楊璞，與夫婿徐佳銘經常陪著楊水盛到吉安鄉的佛興寺散心，那是老人家最喜歡去的地方，一眼可以望見大花蓮以及太平洋。一回楊璞帶著他去看風水，他欣然地說：「這邊好，看過去就是西雅圖。」以一貫的不麻煩子女的態度，楊水盛選擇安息在吉安的山上，遙望著太平洋彼岸的他的子女。

.....